谢顶的妙趣

汪国会

人到四十不惑，本该是意气风发的年纪，我却早早遭遇了谢顶的困扰。

或许是常年守在三尺讲台伏案备课思虑繁多，又或是业余偏爱伏案写稿、日夜与笔墨为伴耗损过重，再加上亲舅舅谢顶的强大遗传基因，曾经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，就在岁月流转间悄然褪去，正应了那句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头顶的头皮渐渐显露，光滑发亮，往日蓬松的青丝，只剩下四周寥寥几缕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给我的生活平添了不少心绪上的烦恼。

虽说婚姻大事早已尘埃落定，妻子也并未因我日渐稀疏的头顶而消减半分情意，可行走在街巷人流之中，置身于熙攘的人群之间，望见旁人一头头乌黑飘逸的头发，心底总会隐隐生出几分自惭，甚至暗自觉得低人一等。有一段时日，心头压着淡淡的怅然，总觉得这头顶的缺憾，会成为旁人眼中显眼的标记。

可世事往往出人意料，现实并没有按照我预想的那般发展。谢顶并没有拉开我与旁人的距离，也未曾让周遭的人对我另眼相看，反倒收获了许多温热的体贴与善意。身边的亲友记挂着我的烦恼，纷纷出谋划策。有人热心推荐生发良方，也有人特意拿来刊载生发偏方的报刊，还有朋友苦口婆心劝我置办一顶合适的假发，遮掩头顶的缺憾。一份份朴素真挚的关心，如同温润的甘霖，缓缓浸润心田。那些郁结在心底的烦闷，就在这点点滴滴的情谊里慢慢消散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满满的暖意与幸福。

更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谢顶这件事，非但没有折损我的形象，反倒生出不少意料之外的妙趣，衍生出一段段鲜活有趣的小故事，也让我重拾生活的底气，内心平添几分豁达与从容。

记得有一回临时接待单位里一位素未谋面的重要远方来客。我与他素无交集，彼此十分陌生，落座之后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题，气氛略显拘谨。我正手足无措，苦于不知如何打开话匣子，抬眼望见对方头发稀疏，而对方的目光恰恰落在我的头顶，我于是心中一动，忽然寻到了交谈的突破口。

我便坦然以谢顶为引子，娓娓道来自己脱发的种种心绪，有苦恼，有无奈，也有自嘲。闲谈之中，聊起陈佩斯喜剧里光头带来的诙谐，说起葛优秃顶自带的幽默；又谈及舞台上的光头名角，还有海内外那些以光头为标志的知名人物。我天南地北侃侃而谈，从国内聊到域外，把关于秃顶的种种趣闻轶事尽数道来。原本陌生拘谨的来客听得兴致盎然，也渐渐放下拘束，加入到闲谈之中，原来对方曾经有过的苦闷、彷徨与无奈，丝毫不逊色于我。不曾想，一场原本尴尬的初见，竟由头顶的缺憾打开了彼此沟通的大门。原本隔着重重距离的两个人，就在轻松的调侃之间，消除了隔阂，谈笑风生。

回想起来，连我自己都忍不住会心一笑。命运好似一场不经意的安排，让谢顶这样一桩看似遗憾的事，悄然降临在我的身上。可也正是这份旁人眼中的“缺憾”，让我收获了许多普通人难以体会到的温情。

闲下来独坐沉思，我常常自问：倘若不曾经历这场“灭顶”的小劫难，我又怎能收获这般来自四面八方的关切，收获陌生人敞开心扉的赞许与共鸣？世间万事，往往祸福相依。缺憾未必全是坏事，换一种心境看待，便会发现别样的风景。头顶青丝褪去，却收获了人间真情；外表少了几分光鲜，内心却多了一份通透豁达。

岁月匆匆，人这一生，难免会遇上种种不如意的缺憾。有的是外貌的小遗憾，有的是生活里的小波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执着于缺憾带来的失落，却忽略了缺憾背后，藏着别样的际遇与温暖。

谢顶于我，本是一桩烦恼，可历经世事之后，我反倒生出几分庆幸。坦然接纳自身的不完美，笑对生活的种种际遇，便能够于缺憾之中，寻得一份独属于自己的妙趣。

轮椅奏鸣曲

沈明月

散步时遇到一对老年夫妇。老先生坐在轮椅上，老太太推着他，走得很慢，但是很稳。两人都一头如银的白发，着朴素整洁的浅色衬衣、深色长裤，戴黑框眼镜，神情淡定，气质儒雅，像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电影中看到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形象。我想象，我喜欢的小说《人到中年》中的陆文婷大夫，老了也许就是这样。这部小说曾改编成电影，由潘虹老师主演。我散步是来回走的，往回走时又遇到他们，在路边的长椅上休息。再次遇到他们，变成老太太坐在轮椅上，老先生推着她走，而且老太太还用美声唱法引吭高歌，音色真美！

这可真有意思。原来他俩都能正常行走，只是体力不支，把手推轮椅当作一个方便安全的交通工具了。比起携手并肩，蹒跚而行，这同样让人觉得温馨美好。衰老和衰弱，是人无法避免的，必须努力应对，这时还能有老伴相知相守，就是幸福的。

我还曾见两位老太太各坐一辆电动轮椅缓缓前行，觉得两位行动不便的老人能自己出来散散心，真好。没过一会儿，就看见她们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在路边的树荫下舒展手脚、闲聊片刻——原来她们也只是把电动轮椅当成了轻便的代步工具。

在学校里，偶有学生腿部受伤，仍坚持坐轮椅来上学。学校现在无障碍设施很完善，轮椅通行无碍。中午会有学生高高兴兴地推着轮椅送受伤的同学去食堂用餐，轮椅在他们那里简直成了一个比谁推得又快又稳的高级玩具。既帮助了同学，又练了技能，何乐而不为？有一次我在教室走廊里，看到一个显然并未受伤的女生，坐在一辆电动轮椅上前后滑行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看到我，她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先练练，以防万一。然后又说：“老师你要不要试试，很好玩的！”我坐了一下，果然很轻巧，操作也不难，这样日后如果真的要用，倒也没有畏难情绪了。

但愿暂时不需要！等我也有了一头气质高雅的白发，再用吧。



蒲白诗意图

吕献峰 绘画　唐云来 题诗

秋蒲蒹葭淡，波平浮白鹅。
向天歌一曲，心静逸情多。

诗画寻楼

另类算法

马海霞

我新买了一条运动裤，洗衣服时顺带用清水洗了一下。等晒干后穿上，才发现裤腿上多了两个黄褐色的斑点。

裤子收到时我检查过，没问题。想了半天，估计是洗鞋袜时，顺手倒了点84消毒液，不小心滴到了新裤子上。好好的新裤子没法外穿，只能当居家服，我后悔不迭。小侄女看到后，凑过来说：“姑姑，你请我喝杯奶茶吧，庆祝你的裤子弄坏了。”

这孩子怎么不懂安慰人呢？150元买的裤子被毁了，我还要请她？小侄女笑着解释：“本来你要洗羽绒服的，我提醒你还是干洗好，不然你要是水洗，就把消毒液弄到羽绒服上了。要知道羽绒服是800元买的，这样一算，你反而赚了650元呢。”

事是这么个事，但我总觉得小侄女这话哪里不对劲儿。

星期文库

生活器物之七

钟表里的光阴与烟火

赵华

对时间的探索是人类宇宙观形成的重要环节。随着对时间认识的逐渐精细，人类发明了各种计时器。

我国早期的计时器是日晷。“日”即太阳，“晷”即影子。日晷根据物体在阳光照射下影子的长短及方向的变化测定时间。日晷由晷针和晷面构成。晷针的上端指向北天极，下端指向南天极。晷面两面都有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十二时辰的刻度，每个时辰又等分为“时初”和“时正”。

日晷的使用结束了人们看天晓时的历史，但是阴天和夜晚没有阳光的时候，日晷的功效无法发挥，必须有漏刻的配合，人们才能随时随地了解时间的变化。漏刻，也叫“漏壶”，最早记载见于《周礼》。漏刻利用水的浮力变化原理，通过浮箭的刻度确定时间。在元代，詹希元发明了五轮沙漏。他创制的五轮沙漏增加了机械齿轮组，用流沙的动力推动齿轮组转动。可惜的是詹希元发明五轮沙漏不久，元朝灭亡，他的发明没有得到推广。

近代西方的机械钟表是在明末传入中国的。机械表传入中国并没有迅速普及，最初只是皇家及达官显贵的奢侈品。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机械表还是日常生活中的贵重物品。天津手表厂在20世纪50年代在手表制造业上为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。1955年，天津手表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块手表——“五星表”。后来，制表技术不断完善，新型机械腕表“东风”研制成功。1973年，“东风表”以“海鸥”商标进入国际市场。

从日晷到漏刻再到机械表乃至当代各种电子表，中国人用上千年的时光，把“时间”从一个混沌的感知变成了一套精密的刻度体系。时间一旦可以被测量，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人事，钟表也就被赋予了丈量人情的能力。天津相声名家魏文亮、孟祥光的《要条件》是相声爱好者非常喜爱的相声段子。其中“没有西马表甭打算订婚”一句台词，至今让人记忆犹新。西马表是当年进口的外国品牌手表，一度成为当年结婚彩礼的重要聘礼。

西马表是“面子”，送钟禁忌则是语言迷信背后的生死焦虑。国人有对语言谐音的偏爱，因为“钟”与“终”谐音，“送钟”谐音“送终”，以此钟表作为礼物是为人忌讳的。

从仰望天象到审视人心，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。日晷和漏刻教会我们“敬天”，机械钟表带来了“格物”的精密，最终人们把时间融入了日常的烟火之中，让它有了温度、有了分量。钟表丈量光阴，光阴丈量人情。或许，这才是钟表在中国最真实的命运。